

现代性与虚无：莫迪亚诺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研究

唐宜楚¹，陈聪^{2*}

¹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辽宁省沈阳市

²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

【摘要】游荡者不仅是文学的形象，更是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符号。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作品中的游荡者形象深刻揭示了二战后巴黎人的分裂、虚无的精神世界。目前，学界对莫迪亚诺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的分析与批评仍然薄弱。本文拟从本雅明的‘游荡者’概念入手，先辨析‘游荡者’概念与巴黎这座现代都市的内在关联，再借用莫迪亚诺的采访与小说创作说明了‘游荡者’形象与巴黎的互动在其创作中的关键地位。之后，文本从莫迪亚诺的多篇小说中典型的两种“游荡者”形象入手，基于文本细读与符号批评的方法，分析人物的游荡行为的表现与其内在动因：二战后的虚无。以虚无的内在根源揭示出莫迪亚诺通过刻画现代人的记忆危机，引发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的意义。

【关键词】莫迪亚诺；游荡者；现代性；虚无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40048

Modernity and nothingness: on the multiple images of "wanderers" in Modiano's novels

Yichu Tang¹, Cong Chen^{2*}

¹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²Asian-australian Business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Abstract】The wanderer is not only the image of literatu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modernity criticism. The image of wanderers in the works of Modiano, winner of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deeply reveals the divided and nihilous spiritual world of Parisians after World War II. At present, th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the image of "wanderer" in Modiano's novels are still weak. Starting with Benjamin's concept of "wanderer",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wanderer" and the modern city of Paris, and then explains the key posi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mage of "wanderer" and Paris in Modiano's interview and novel creation. After that, the text starts with the two typical images of "wanderers" in Modiano's many novels, and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aracters' wandering behavior and its internal motivation: the nothingness after World War II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text close reading and symbolic criticism. With the inner root of nothingness,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Modiano's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by depicting modern people's memory crisis.

【Keywords】Modiano; A wanderer; Modernity; Nothingness

1 游荡者与二战后的巴黎

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里特克·莫迪亚诺是书写记忆的大师，“记忆”与“身份”始终是莫迪亚诺写作的核心主题，也是遵循本雅明的足迹刻画都市“游荡者”的形象最精妙的作家：他笔下的主人公在城市中不断地失忆与遗忘，游荡在巴黎的

街头，也不断追寻着记忆的痕迹以在后现代的社会中重建自我的主体性。

游荡者是与资本主义城市相共生的概念，是都市文化所孕育而生的产物。在本雅明的《游荡者归来》一文中他首次提到了“游荡者”的概念，并且将‘游荡者’的概念追溯到爱伦·坡笔下的侦探形象。

*通讯作者：陈聪（1981-），男，辽宁兴城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中西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爱伦·坡在《人群中的人》中讲述了一个类似‘侦探’的形象。在伦敦这座城市里, 一名都市居民缓缓道出了这个故事。他常常在咖啡馆的窗边落座, 用眼睛捕捉窗外繁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以此方式度过闲暇时光。“他对一切都觉得好奇”, 他通过视觉以观察人群, 却被一个老人的面孔完全吸引住了。或许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 叙述者离开了咖啡馆, 对老人进行了一次侦探般的追踪。在伦敦那充满泥泞的街巷中, 叙述者连续漫游了 24 小时仍未感到疲倦, 而是“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与倦怠截然相反的愉快心境”。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的“游荡者”一节明确说道: “这个身份不明的人便是游荡者”。在爱伦·坡的笔下, 城市中的人群是景观, 每一个现代的主体面对人群这种景观都会产生一种包含刺激、又有焦虑与不安的情绪, 这便是现代性的情绪。

与本雅明所生存的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巴黎不同, 巴黎在莫迪亚诺那里不止有现代性, 还留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记。2014 年诺贝尔奖颁奖词称之为: “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莫迪亚诺不仅关注二战时的普通人, 还将人置于巴黎这座饱含沧桑的城市中。为了让记忆与梦幻书写带有更多的文学意味, 事物必须十分具体细致。对这个城市的街道、书店、住房、咖啡馆、电影院的细节描写, 让星形广场、蒙巴纳斯、十八区、六区等不仅具备了地理学上的意义, 也模糊了小说虚构和文本真实的界限。莫迪亚诺小说中主人公们是夜巴黎的梦游者, 他们“认识巴黎所有有两个出口的公共场所和楼房”^[1], 他们可以从窗户来去自如。伽里玛出版社在《夜的草》出版之际对作者的采访中, 莫迪亚诺将之阐释为一张巨大的隐迹纸张: “纸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完全消失, 即使那些街道跟原来的样子并不是完全一样, 即使有一些街区已经消失了三十年。但空气中永远都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2]

如果说 19 世纪的巴黎作为主体的人被城市及现代社会各种意象所震惊、所吸引、所迷失的话, 二战后巴黎中的主体更经受了战争的创伤, 自我正无时不走向分裂, 意识的分裂走进碎片化的都市之中, 莫迪亚诺便是在阐述这种情绪, 游荡者亦是携带这种情绪的人。

2 侦探式的游荡者

莫迪亚诺是一位深谙侦探小说模式的作家, 他笔下的侦探式的主人公总在执着地在巴黎城中追寻着真相或凶手, 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穿梭在林荫大道、拱廊街、咖啡馆等地方的“游荡者”。相比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理性的轻松的扮演者”, 莫迪亚诺笔下的主角更像是本雅明所说的“游荡者”, 他们犹豫迟疑、举棋不定, 回忆和现实来回交叉, 身处于人群之中而拒绝人群, 他有着踌躇的步伐和敏感的目光, 如孤星一般对现代性加以洞察与揭示, 该“游荡者”是具有布尔乔亚性格的知识阶层, 喜欢现代性社会这种稠人广众的孤独感。

《夜巡》中的“游荡者”是侦探式游荡者的一个典型。小说讲述了二战时期德国占领巴黎, 一个巴黎青年先被盖世太保接纳为间谍, 受命打入一个叫“地下骑士团”的抵抗组织; 后来又受“地下骑士团”的委派, 反过来调查盖世太保的情况。双面间谍的身份本就使巴黎青年陷入了极度的挣扎中, 纠结于身份的归属问题。巴黎青年作为双面间谍奔波在城市中时, 他巡视着巴黎的各种城市风景, 他沉浸于巴黎的声色犬马, 自我陷入了虚无主义之中。《夜巡》的主人公于游荡中不断醉心于幻觉和记忆, 所谓侦探的任务给他带去了记忆的重担, 拖垮了他的意志。而正是“游荡者”的行为与巴黎这座城市的景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才产生了一种“模糊”^[3]的特色。

《暗店街》描绘了另一个侦探式的游荡者。《暗店街》开始并无交代谜题, 主人公居伊一直在寻找和过去的自己产生关联的人物, 然后开始扮演他人去向相关者获得信息。“游荡是一种通过或者归因于游荡者希望相信他将能够发现其存在的真实的行动。”^[4]游荡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寻找的意图, 游荡者在城市里四处游走, 以便发现能引起他注意的事物的行动, 他以之充实其不完整的身份, 对抗他正在走向遗忘的记忆。记忆的生成和消失都是以碎片式的形式浮现, 故事的叙事动向充满了偶然性的碎片, 叙述者却通过逻辑推理来拼凑出一种生命感来替换可能的丧失感。小说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清晰的结局, 居伊在大费周章之后拼凑出了一个最有可能是过去的姓名和身份之后, 反而陷入了自我怀疑, 他怀疑脑海中的记忆只是妄想, 他顶替了别人

的身份。

莫迪亚诺笔下的人物既是命案线索的追击者, 又是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与周遭保持着距离的观测者; 他身上所浸透的迷惑与孤苦, 既是源于案件本身的复杂凶险, 又隐含着一份城市“游荡者”的质疑——动荡的、变幻的现代都市生活, 到底为你我带来了什么, 到底是幸事还是灾祸? 游走在巨大的现代性城市这种迷宫或者怪兽里, 在扭曲事件组成的迷宫当中, 莫迪亚诺笔下的叙述者常常被遮蔽的意义迷失了自己, 它再也无从知晓扭曲的源头在哪里。

本雅明对此类“游荡者”形象有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 他们“把在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取代的过程中那些即将消失或转瞬即逝的意象都收集在脑海里, 珍藏在记忆中。”^[5]“游手好闲者在市内都市风景中进行‘研究’直至疲惫不堪, 在陶醉中频频侵入遥远的空间和时间, 被琐事触发继而追忆可能发生过的潜在的琐事, 捕捉不同的表情, 但他们又是优柔寡断的, 认为抱有疑念是一种本来状态。他们什么也不信任。”^[6]

3 享乐式的“游荡者”

如果说《夜巡》与《暗店街》的主人公们是无意或被动地成了“游荡者”, 那《青春咖啡馆》中的露姬是主动选择成为“游荡者”的典型。作品极其细致地描绘露姬深夜漫游的路径, 展现了一位习惯夜晚游走的都市漫游者的形象。她从咖啡馆或住所出发, 跨越布朗西广场, 途径红磨坊, 再到克里希林荫大道……巴黎的城市面貌迅速流转、变换。夜晚的街头漫步是主体的主动选择, 他试图对抗一种现代性的焦虑, 漫步意味着对家的疏远和对都市景观的拥抱。在夜幕的遮掩下, 露姬可随好奇心自由探索巴黎, 感受这座城市的节奏。街道, 这个无边延伸的空间, 为她带来都市景观的新鲜与刺激。闪烁的广告牌和璀璨的霓虹灯给予她强烈的感官冲击, 让她既感到迷失又如临梦境, 甚至出现感官混淆——仿佛所有的街道都融为一体。露姬对巴黎街景的快速浏览或长久凝视, 让她得到极大的视觉满足, 内心的压抑与孤独也得以释放。都市的漫游无形中构建了新的心理领域, 对抗现实空间的焦虑与痛苦, 不论是源于家庭的伤害还是婚姻的束缚。然而, 矛盾的是, 尽管露姬在都市中穿梭, 她却始终未能在一个公共空间中找到心灵的安宁。她一旦适应某地的喧

嚣并建立熟悉的人际关系, 便会因厌倦或自我否定而离去。露姬总是以决绝的方式割裂过去, 更改姓名, 在新的未知空间重塑自我。但新环境同样充满不安全感和未知, 任何旧相识都可能唤起她的痛苦回忆。一旦伪装的身份被识破, 她的自我重塑便会崩溃。露姬时刻担忧自己的假面和不堪回首的过去将被揭露, 陷入恐慌和焦虑。

莫迪亚诺曾说: “这也许会发生在一些没有基础的人身上。一些事业进行得不顺利, 被环境、家庭、学业所围绕的人……”。“没有基础”揭示了“游荡者”的根本处境, 即无根状态。他们被虚无感、荒诞感以及强烈的不安所包围, 被迫成为时代的无名之辈, 如同海滩上的脚印, 轻飘浅薄无所附着, 随时可能被冲刷与遗忘。

4 游荡的现代性根源: 虚无感

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 人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中, 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 世界是流动的不可控制的。个体之间彼此孤立, 人的生存方式也呈现出“非固定化”的特征^[7]。莫迪亚诺笔下的游荡者有一个共同特征: 虚无, 即存在的无根性, 因现代性和二战导致了主体的崩解与人的原子化, 也强化了个体存在主义式的“被抛”感。伴随虚无感的情绪是无聊感, 游荡者从普通的现实生活中感到的是无聊, 他们必须从景观或其他地方找到新奇。从隐喻的角度说, 无聊就是一种意义的消失, 可被理解为一种不安, 这种不安表明对于意义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消除这种不安, 我们治疗的不是疾病本身, 而是它的症状, 并且寻求各种意义替代品^[8]。

而游荡者所生存的现代城市的诞生也造就了其虚无之根。现代城市空间的诞生是一种技术造就的空间革命。主体对现代都市巴黎的体验意味着他必须深入拱廊街、墓地、妓院、火车站和钢铁玻璃建筑等地点, 并深深与他们交会。技术不仅通过改变城市的面貌和结构更新了主体的城市生活方式, 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记忆方式。现代技术的介入, 改变了记忆留存、保持和传播的方式, 也重构了人的存在。无法忽视的是, 技术对城市面貌和结构的改变对城市居民的记忆带来了危机。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提出“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危险”^[9], 海德格尔亦直接将我们的时代称为技术的白昼时代, 在这

样一个技术的白昼里, 影子、晦暗、神秘被最大限度地清除^[10], 迎来城市景观趋向“平面的景观”(a flatscape), 缺乏意向性的深度。随之造成的是地方感的缺失和身份认同的削弱。

莫迪亚诺笔下的“游荡者”从二战之后的废墟走出, 穿梭在巴黎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为他们停留。他们沉浸于城市的光影和音响中, 却找不到自我身份和存在之义。贝尔纳·斯蒂格勒将技术的疾病归结为遗忘: “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11]游荡在巴黎的“侦探”与“享乐者”都在不同程度地丧失着记忆, 记忆的碎片化趋向使得游荡者建立主体和身份认同的任务变得困难。游荡者很有可能随波逐流, 淹没在城市景观之中。莫迪亚诺对“游荡者”的书写一方面呈现了二战后的人们记忆的碎片化的现实状况, 另一方面针对现代性与景观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虚无予以深刻地批判。

参考文献

- [1]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暗店街》[M].王文融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154.
- [2] 唐玉清.当代法国自传理论的挑战——莫迪亚诺的“想象自传”[J].现代传记研究,2020,(02):111-124.

- [3] [德]本雅明著.单向街[M].陶林,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25,81,186-187,101,192,18.
- [4] 王志谋.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 [5] 郭军.都市漫步者[J].国外理论动态, 2006(2).
- [6] 三岛宪一.《破坏、记忆、收集》.贾倥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351.
- [7] 张子天.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理论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23.
- [8] 拉斯·史蒂文森.《无聊的哲学》[M].范晶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1-22.
- [9] 杨丽婷.技术与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生存论审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9(02):85-93.
- [10] 胡国平.本雅明的“玻璃乌托邦”及其现代性批判[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2,(02):20-39.
- [11]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4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